

◇ 闲话文人

王凯

吴湖帆与《富春山居图》



吴湖帆

如今知道吴湖帆这个名字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即使是在书画收藏界，了解吴氏其人的也寥寥无几。其实在民国时期，吴湖帆是中国画坛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绘画巨匠张大千曾经说过，若以才学、地位、修养、画艺论，真正称得上传统文人画家的只有两个半，一是吴湖帆，另一位是溥心畲，而名满天下的谢稚柳只能屈尊算半个。张大千在北平走红时，有人提出了“南张北溥”的口号，张大千不以为然，改为“南吴北溥”，这个“吴”就是吴湖帆，由此可见吴湖帆当年的地位。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当时拥有吴湖帆的作品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买吴氏一张画可以买齐白石、黄宾虹几十张画，他的作品不是一般人能藏得起的。但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后吴湖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中国书画界的一位被遗忘者。

吴湖帆是现代中国画坛上的一代宗师，更是书画收藏鉴赏界公认的奇才。吴出身世家，幼承家学，见多识广，很早便在鉴藏界名噪一时，据说他“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触目即能立判书画之真伪，在业内素有“一只眼”之称。

吴湖帆藏品中，以《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图》最受世人关注。《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山水画大师黄公望代表作，曾被明代著名画家沈周、董其昌收藏，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清代初年，此画被吴洪裕收藏，吴将其视如生命，临终前竟把这幅旷世名作烧掉为自己殉葬。虽被其家人抢出，可《富春山居图》已烧了几个大洞，一幅长卷变成了两段，后面的一大段装裱后定名为《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流入清宫，前面的一小段《剩山图》则不知去向。

三年后的1938年，《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图》被吴湖帆发现。关于此卷现身的情况有多种说法，吴氏本人的话应该比较真实可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曹友卿携来黄大痴（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富春山居图》卷首节残本，真迹，约长二尺，高一尺半寸，一节中有经火烧痕迹三处，后半上角有吴之矩白文印半方，与故宫所藏卷影本校之，吴之矩印无丝毫差失，后半火烧痕迹亦连接，且故藏本前半每距六七寸亦有火烧痕与此同，逐步痕迹缩小，约有二三尺光景，可知此卷前之半经火无疑。”

吴湖帆日记中提到的这位曹友卿是上海古玩店汲古斋老板，吴是他店中常年聘请的“掌眼人”（顾问），两人来往密切。吴对这幅残卷爱不释手，几番交涉之后，用家中珍藏的商周古铜器换了回来。后来吴湖帆发现换来的画作只是残卷中的残卷，连题跋也没有。曹友卿又到原卖主处寻找，终于在废纸篓中找到了题跋。经过重新装裱修补，恢复了画作原貌，保留了黄公望原作的神韵。1930年代末，吴湖帆将《剩山图》原迹与《无用师卷》影印本合裱为一卷，这是《富春山居图》被焚为两段后，首次合二为一。1950年代，吴湖帆又将《富春山居图》全本临摹，做到了《富春山居图》的全图合璧，但吴湖帆万万没有料到，他的这幅游戏之作，在几十年后竟然拍出了近亿元的天价。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任职的书法家沙孟海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后，便与其洽商，请吴将其让与国家收藏。后来吴湖帆同意割爱，《富春

山居图·剩山图》由此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1949年前被运到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及这幅稀世国宝，希望分藏两岸的《富春山居图》能够合一展出。第二年，《剩山图》终于得以远赴台湾，与台北故宫所藏的《无用师卷》一起展出，这是《富春山居图》分离后的第一次聚首——可惜吴湖帆已无缘看到这个令人欣喜的场面，此时他已过世四十余年。■

◇ 轻叩名门

杨碧薇

约翰·列侬：
“现在，我只渴望着昨日”

莱瑞·凯恩(Larry Kane)有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名叫《整装待发》，详细地回忆了他作为随行记者，一路陪同披头士进行1964年北美巡演的历程。在这本书的开头，凯恩承认自己当时完全没料到，这几个稚气未脱、毛毛躁躁的大男孩，竟然会掀起前所未有的摇滚风暴，甚至有一天，他们改变了世界。凯恩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

约翰·列侬，正是这支乐队的灵魂人物。一转眼，这个不走寻常路的家伙，已经逝世35年了。他那位惊世骇俗的著名遗孀小野洋子，也挂着满身风霜，无可抗拒地走向老年。但约翰·列侬，仿佛从未离去——他注定不会老，只要人类还存在，他就会是代代相传的传奇。

我从少年时期开始接触摇滚，一直听到现在，也有十多年时间了。这十多年里，许多“偶像”被打倒，许多新星升起又陨落，但经典仍在被传唱，那些传奇的面孔，依然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鲜活。在我心中，列侬首先是一个传奇，其次是一个艺术家，最后，才是一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

这样的排序，貌似是委屈了列侬的艺术家身份。他是摇滚史上最不可忽略的音乐家之一，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顶着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超级巨星光环。貌似，这也委屈了他的和平主义者身份，他曾发起著名的床上和平运动(Bed-in for Peace)，在一次又一次对当局的激烈抨击中，当之无愧地成为年轻一代的精神领袖，招致美国当局的驱逐。“反战”“和平”都是他的重要标签，甚至与他自身合一，根本无法剥离开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非要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列侬？在我看来，列侬首先是人中之传奇，一个活出了人之本色的传奇。他的音乐表现“人”，认识“人”，来自于认识他自己。

他是一个“人”，一个敏感的人——他体验到人的种种悲喜、善恶与局限，这种在体性欠缺里，有众人，也有他。因此，他是内心对无知存着敬畏的人，无论怎样离经叛道，身上却总有神性的光耀。和那个时代所有的艺术家一样，他吸毒成瘾，借以寻找灵感、摆脱精神苦闷；他遇到了下一个“真爱”，却因此与乐队产生矛盾；在记者给的问卷上，他自愿地在“偶像”一栏填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远赴印度学习瑜伽，和别人一样，在那个反观东方的年代，重新寻求信仰。这样一个列侬，在时代风潮里比别人快了一步，站在了风口浪尖，但他仍然属于他的时代，他的种种真实，受制于颠扑不破的时间链。

但他很真实。并不掩藏脆弱、低迷、失败；用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政治运动，显示出伟大的情怀，也留下了富有争议的议题：艺术家的职责、艺术与公共事务的边界是什么？公众人物该怎样处理个人话语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他被美国当局驱逐出境，被迫与移民局斗争，争取绿卡，彰显了人生最精彩也最荒诞的悖论。最后，他死于狂热分子的枪口下，他的传奇、他的光环，都不能将他肉身的生命从无情的枪口下拯救出来。

那么，列侬为什么会成为列侬，为什么既能做一个传奇，又能真实地做一个“人”？我想，最重要的支撑，应该是强有力的理想与深厚的单纯。他比世人更理想化，因此才能写下《Imagine》这样打动人心的歌曲，为人类提供美与梦想；他比别人单纯，因此才能更加地无私一点，去关心与他毫不相识的人们的利益。试想一下，如果列侬只是一个躲进小楼专心于搞精英音乐的人，如果他四平八稳、一生平坦，那他的复杂性、魅力与力量绝对会大打折扣。

列侬离去了，所幸他留下了不会被消灭的东西，那就是艺术。我常常回味他的音乐，听到最后，必听的是《Yesterday》：“Suddenly, I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突然之间，我迷失了自己，阴影笼罩着我全身)。在低迷的倾诉中，我回到了那动人的迷茫，“Now I long for yesterday”(现在，我只渴望着昨日)。这多么像人类的先知行走在旷野上时，对上帝发出的哀诉与喟叹。■

◇ 百味书斋

沙可

麦田里另类的守望者



周华诚著作《下田》书影

杭州媒体人华诚有一天说起，“2014年想在老家乡下种一小片田，跟城里人分享大米，父亲惊讶极了。当我说到一斤大米三十元的价格时，他嘴巴都张大了。这件事太异想天开了，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当然后来他相信了。”

因为这个在城市里生活的儿子，不仅自己回来种田，还把城市里的大人和小孩一起带来，几十个人高高兴兴干农活，大家一起插秧，一起割稻；2014年的国庆节，他们一家人一起，把刚刚收获的一千斤大米仔细地打包、装箱，然后快递送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手中。

在寄快递的时候，收件小哥是怎么都不信。他问华诚的父亲：“你们家的田，是不是含有特别的微量元素，要不然怎么会有人买你们的米？”父亲自豪地笑笑说，是啊，我们种的可不是一般的大米！

其实，“父亲的水稻田”这个项目，不仅是华诚个人的一项村庄记录行动，更可以视作一个小小的村庄试验项目。从冬到春，从春到秋，这一季水稻从种到收，终于得以圆满完结。最终，它留给人们一部独一无二的“下田手记”——《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

2014年春天，周华诚回到浙西家乡，陪同父亲一起，用传统农耕手法种植家中的一块水稻田，以一颗从小在此长大的温柔之心，和一双摄影师细致观察的睿智的眼，记录下水稻生长的全过程。春耕，播种，插秧，除草，除虫，灌水。稻禾从发棵而扬花，由灌浆至成熟。青蛙在黑夜中鸣叫，蜻蜓在黄昏里盘旋。庄稼人对天气的关心和忧惧，父亲对农耕和稻田深刻的乡情，种种因离开土地太久而忘却的记忆，或城市中人未曾经历的生活，在周华诚的笔与相机下，一一得到细致而温柔的呈现，带给我们传统农耕真实的朴素与美……

“挽留最后的农耕”，这不只是让每一道农艺工序可以完整地呈现在纸上、网上，周华诚还邀请参与众筹项目的网友们一起到父亲的水稻田里，参与插秧、耘田和收割。“父亲的水稻田”连接起了曾经断裂的城市和乡村，也让周华诚更加理解了父亲。和父亲同种一片田，

和他一样焦虑于天晴阴雨，让周华诚理解了千年未农民的思维方式。

曾几何时，我们感叹中国有限的土地养育了世上那么多人的伟力。懵懂之间，我们的乡村又都成了空巢，而土地已经抛荒长草，粮食被封存在力衰板结的地下。当我们不再为食物来源发愁的时候，却又为食物安全而愁肠百结。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都回到乡村，想以一己之力来还原一个其乐融融的田园梦。而在周华诚的“乡村实验”里，我们惊愕地发现：劳动的尊严正在恢复，土地的神性亦在释放。远在浙江衢州溪口的小村落，甚至引来了央视财经频道的关注。米粒之光，为何大放光华？毫无疑问，那种赤脚躬身的姿态，正在唤醒一种久远的“国家记忆”。

华诚是后现代钢筋丛林中一位另类的“稻田里的守望者”。他发起的乡村试验项目——“父亲的水稻田”，在传统农耕文明全面溃退的当下，以一种复杂的目光和缱绻的情怀，对正在消逝的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作了深情的回望和温情的挽留。它以沾满泥浆的双脚和挥汗如雨的身体，向大地致敬、向农业致敬、向农民致敬，重申土地、农业和农民的尊严和价值。它是现代人对灵魂家园的皈依。它触及了时代的隐痛，因而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他发起的具有浓厚乌托邦性质的作品书写了一个关于农业文化的诗意图文本。它用诗一般的笔触，描绘了农业文化的浪漫和诗意：“耕田，是一种技术，更是一门艺术。以田为纸，以犁为笔，以水为墨，牛与人一起挥毫泼墨地作画。他们来来回回，在一方方画纸上写下他们的作品”(《下田》)。■

◇ 浮世逸草

朱晓剑

截句的玄想

关于截句的由来，小说家蒋一谈说：2014年秋天，我在旧金山的路边发现一家中国功夫馆，透过窗玻璃，看见了李小龙的照片，但因聚会时间临近，我很快离开了。2015年的春天，我回到北京，在家里午休的时候，在半梦半醒间恍惚看见了李小龙的影子，我猛然清醒，好像被一束光拽起来——李小龙创办了截拳道，且截拳道的功夫美学追求简洁、直接和非传统性。我想到了“截”这个词，我同时在想，这些年写下的那些随感，或许可以称之为“截句”。

于是，我们就读到了如下诗句：独眠人的枕头/长出了青苔

又或者是这样的诗句，接近于玄想，需要思考力，那种灵动不仅仅是词语的魔幻化，更在于奇妙的组合间带给我们深思：

我不想跑了/我觉得步行也能把我/带到接近彼岸的地方

是的，许多类似的词语，不断地重复，据说重要的事要重复说三遍。但这一首写孤独的虽只有两行，也是让人喜欢的：孤独的人坐在一起/连眼神都是多余的

这截句与传统诗歌不同，也与日本的俳句有差异。蒋一谈说，截句是一种绝然和坦然，是自我与他我的对视和神坛，是看见别人等于看见自己的微妙体验，是不瞻前、不顾后的词语舍身，是抵达单纯目标后的悄然安眠……截句，截天截地截自己。

这样理解也没错。就好比我们阅读小说，观看话剧，走近画展，不过是寻求一种对话。只是场景变化，那种差异，是微妙的，也是细微的。需仔细体察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那是一种玄想。

在现实语境里，我们难得有玄想的可能，更多的时候强调的是要脚踏实地，是要有着现实的考量。

玄想的美妙不只是在截句中，也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多数时候，我们不允许如此联想、空想，这也就使生活多了些困境。可当我们打开玄想的窗，或许才能看见自己的内心需求是什么，倾听自己，是多久未曾做过的事情了。■